



ZHUANZHU
XITONG
YANJIU

轉注系統研究

鍾如雄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轉注系統研究

鍾如雄 著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年·北京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轉注系統研究/鍾如雄著. —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4
ISBN 978-7-100-10798-3

I. ①轉… II. ①鍾… III. ①六書—研究 IV. ①H1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243789 號

所有權利保留。

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轉注系統研究

鍾如雄 著

商務印書館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郵政編碼100710)

商務印書館發行

北京市藝輝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0798-3

2014年12月第1版

開本 880×1230 1/32

201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張 14 1/4

定價: 45.00元

目 錄

序一	王寧	1
序二	唐作藩	6
引論		9
第 1 章 漢字與八卦符號共源與分離		17
1.1 巫覡產生於人類恐懼		17
1.2 君及官吏皆出於巫覡		20
1.3 教政一體化與象線性符號的產生		23
1.4 巫史分治與象線符號的分立		27
第 2 章 漢字取象原則和方法		35
2.1 “象”與“取象”的關係		37
2.2 漢字的取象原則		39
2.2.1 近取諸身（漢字取象原則之一）		40
2.2.2 遠取諸物（漢字取象原則之二）		49
2.2.3 依類象形（漢字取象原則之三）		51
第 3 章 漢字構形法三度成熟		53
3.1 漢字構形法初度成熟		54
3.1.1 “象形”與“取象”的關係		54
3.1.2 象形原理與象形構形法的關係		58
3.1.3 “獨體”與“合體”的關係		62
3.2 漢字構形法第二度成熟		70
3.2.1 會意構形原理及其方法		71

3.2.2 會意與象形構形法的聯繫和區別	75
3.3 漢字構形法第三度成熟	76
第4章 漢字的孳乳原理和方法	95
4.1 陰陽觀與漢字的孳乳原理	97
4.2 漢字的孳乳方法	98
4.2.1 同母重疊構形法	100
4.2.2 異母增附構形法	108
4.3 “文”與“字”的對立統一規律	116
第5章 二十世紀以前的“轉注”研究	120
5.1 明代以前的轉注研究	121
5.1.1 衛恒賈公彥的“同部互訓”說	122
5.1.2 徐鍇的“偏旁加訓”說	123
5.1.3 趙古則楊慎的“聲轉”說	126
5.1.4 趙宦光的“同聲”轉注說	130
5.2 清代的“轉注”研究	132
5.2.1 顧炎武的“轉聲”說	132
5.2.2 戴震段玉裁的“互訓”說	133
5.2.3 江聲的“同部同義”說	136
5.2.4 朱駿聲的“引申”說	137
5.2.5 饒炯的“加形加聲”說	138
5.2.6 鄭珍父子的“右文加形”說	145
5.2.7 孫詒讓的“形聲駢合”說	149
5.2.8 章太炎的“形隨音轉”說	151
5.2.9 劉師培的“同部互訓”說	153
5.3 現當代的“轉注”研究	157
5.3.1 楊樹達的“音轉”說	157

5.3.2 黎錦熙的“假借字加偏旁”說	159
5.3.3 陸宗達的“構形發展法則”說	161
5.3.4 梁東漢的“加注改換音符”說	164
5.3.5 徐中舒的“增加偏旁”說	166
5.3.6 王伯熙的“轉注義符聲符”說	167
5.3.7 王夢華的“寫詞法”說	168
5.3.8 黃懷信的“轉形注義”說	169
5.3.9 張舜徽的“聲母通轉”說	171
5.3.10 孫雍長的“加注義符”說	172
5.3.11 孫鈞錫的“讀音分別”說	175
5.3.12 鍾如雄的“本字轉形”說	176
5.3.13 白兆麟的“義轉”說	179
5.3.14 劉志成的“義借形借加旁”說	181
第 6 章 轉注研究啟示錄	183
6.1 “易窮則變”的啟示	183
6.2 楊雄“轉語”的啟示	189
6.3 《說文》重文的啟示	198
6.4 《說文》重出字的啟示	205
6.5 《說文》“亦聲”字的啟示	213
6.5.1 象形字改造變成“亦聲”字	218
6.5.2 會意字改造變成“亦聲”字	219
6.5.3 形聲字改造變成“亦聲”字	221
6.6 “改易殊體”的啟示	223
第 7 章 漢字轉換原理	230
7.1 “轉注”與傳統“六書”的關係	231

7.2	“轉注”是漢字舊形改換的根本大法	240
7.3	“轉注”是漢字構形法轉換的根本大法	247
第8章	漢字轉注系統	252
8.1	構形法轉換系統	254
8.1.1	順向轉換	254
8.1.2	逆向轉換	270
8.1.3	平行對轉	273
8.2	字形轉換系統	287
第9章	形聲字易形變聲原則和方法	315
9.1	形聲字易形原則和方法	316
9.1.1	形聲字易形原則	319
9.1.2	形聲字易形方法	325
9.2	形聲字變聲原則和方法	334
9.2.1	形聲字變聲原則	334
9.2.2	形聲字變聲方法	343
第10章	轉注字的形音義關係	350
10.1	“轉注字”定義	350
10.2	轉注字的形體關係	353
10.2.1	轉注字與異體字的關係	355
10.2.2	轉注字與同源字的關係	365
10.3	轉注字的語音關係	375
10.4	轉注字的意義關係	388
第11章	轉注字研究方法論	402

第 12 章 轉注研究的宏觀意義與微觀意義	414
12.1 轉注研究的宏觀意義	415
12.2 轉注研究的微觀意義	420
12.2.1 古籍的校勘	420
12.2.2 俗體字的研究	432
12.2.3 異體字的整理	436
結論	444
主要參考文獻	448
漢字是祖先的心語（後記）	457

序 一

王 寧

“轉注”是傳統“六書”包含的一個概念，也是傳統文字學難以回避的課題。漢代許慎《說文解字敘》爲它做出定義而語焉不詳。漢以後“六書”的研究者，歷代都有人爲“轉注”概念下定義、講解其內在含義。但“六書”第三隅的“假借”經過研究，得出了“本無其字假借”與“本有其字假借”的區分，內涵漸漸明確，而“轉注”問題眾說紛紜，直到清代乾嘉“小學”盛世，仍然沒有定論。

從字面的意義看，“轉注”不過是“轉相注入”的意思，《水經注》滄水、鮑丘水、漸江等篇均可見到，都是說水流從源頭出發，流到中間又轉入另一水道。宋代趙瞻在《澠池縣新溝記》裏說：“水循故道，趣於新溝，曼衍轉注，支合脈湊。”與《水經注》的用法相同。唐代段成式《酉陽雜俎》在說及以水和藥時也用了“轉注”：“以駱駝髑髏沉於石臼，取水轉注葫蘆中”，是將水從一個器皿灌注到另一個器皿，並無新意。這樣一個詞用在文字上，又以“考老”爲例，能夠推測出什麼含義來呢？無非是三種：第一種是“考”與“老”形體互相注入，《廣韻》後附“六書”解釋“轉注”作：“左轉爲考右轉爲老”，以部件形體相近爲轉注。歐陽修《集古錄跋尾》說：“右張仲器銘四其文皆同，而轉注偏傍左右或異，蓋古人用字如此。”以偏旁形異爲轉注。形轉之說，這是最一般的。第二種是“老”

與“考”的意義互相注入，不要說戴震、段玉裁這些代表人物是從“轉注”的字面意義來解釋，所謂“注者，灌也。數字輾轉互相爲訓，如諸水相爲關注，交輸互受也”，就是清代擅長文學的洪亮吉，也在《釋舟》裏說：“《說文》‘舟，船也’。（毛傳同）”又“《說文》‘船，舟也’。按此即轉注字。”這也是以互訓爲轉注的常論了。從邏輯上推，還應當有第三種，那就是與音有關的互相注入。明末清初的陳迦陵（維松）在他的《顧亭山印譜序》裏有這樣一段話：“蓋聞六書初啟，始變蟲魚，八法相生，未離蝌蚪，史遊急就，實開篆籀之金科，許慎說文，爰定冊書之玉尺，莫不音由轉注，體繫九將。”他不是文字學家，卻無意之中，把音與轉注連了起來。明清的文學家都通小學，但不專研“小學”，舉他們的說法，是爲了說明，音轉之說，不用花太多的力氣，在邏輯上是可以自然推出的。八個字的定義，兩個字的例子，再發揮也出不了這三種解釋，其實都可理解，無需什麼宏論的。現代文字學界對“轉注”問題研究不厭其煩地在這 10 個字上低水準重複感到厭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轉注”研究的又一個命題，是從“六書”整體產生的，如果把“轉注”和“假借”算作一對相關的概念，又與前四書綁在一起，作爲純文字學的概念加以探討，就出現了“造字法”還是“用字法”的爭議。“六書”的前四書講的不過是漢字形體構造的模式，叫做“造字法”並不怎麼恰當，但許慎定義每條的八個字是與具體的字形相關的；而“轉注”和“假借”這一對概念與具體字形沒有直接牽連，“假借”明言“本無其字”，“轉注”不論怎麼定義都在說兩個字的關係。何況，“令”和“長”，“考”和“老”又都可以歸入前四書的一種模式。“六書”的第三隅顯然與前四書不是一個標準列入的。中國古代先秦典籍裏喜歡以六爲數概括事項，是受了《周易》六爻的影響而以此“求全”，用現代邏輯去衡量，屬於同類事

物而不在一個標準上的比比皆是，“六書”也不例外，後兩書與前四書同為文字之事，但無關具體形體，並不都是構形模式，是很明顯的。糾纏在“造字法”和“用字法”問題上去簡單區別，也很難得出有意義的結論。

但是，後二書和前四書明顯的不同，引發了第三層次的討論。明代的宋濂在《畫原》一文中說：“六書首之以象形，象形乃繪事之權輿，形不能盡象，而後諧之以聲，聲不能以盡諧，而後會之以意，意不能以盡會，而後指之以事，事不能以盡指，而後轉注假借之法興焉。”他講的是書畫同源，但說出了漢字的構造從具象到抽象的進展，說到“轉注假借”，他不意間說出是超越象、諧、會、指的一個“法”。清代阮元在《與高郵宋定之論爾雅書》裏說：“轉注、假借，本有大經大緯之部居。”可見轉注、假借的宏觀意義，已是不言自明的。我在這裏不引“轉注假借”的專論，而引不意之間的三言兩語，是想說明當時的一種普遍說法，有了這種普遍的時論，集大成的理論也就呼之欲出了，這是學術討論普遍的規律，在人文科學裏，學術大家們的專論，往往是學界熱論之後的歸納，加上本人用崇高的學術眼光去提升，本不是一兩個人憑空想出來的。從魏晉到乾嘉，代有學者論及“轉注”，章太炎的《轉注假借說》，就是在這個基礎上升華的。他的結論十分清楚：“轉注者，繁而不殺，恣文字之孳乳者也。假借者，志而如晦，節文字之孳乳者也。二者消息相殊，正負相待，造字者以為繁省大例。”這就是以“轉注”為孳乳造字——從舊字的音義裏分化出新字，形成同源字；而以“假借”為引申——意義引申而節制造字，成為一字多義；這樣造成漢字增長速度的平衡。換句話說，轉注是文字在語言發展推動下孳乳增多，而假借是文字自身發展節制減少，其中含有很深刻的辯證規律，是漢字發展演變的大法則。

“轉注”理論擺脫了它作為“六書”之一的限制，不再去推測《說文敘》“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定義的字面意義，也不再簡單地思索“考老”舉例對定義的解釋作用，這就使“轉注”的研究內容有了新的增長點，產生了更加廣泛而深刻的研究價值。

“轉注”研究的價值在於，1700年來，不論拘於字面還是從“六書”整體出發，不論篤信古人還是關注時賢，不論解釋微觀、附會《說文》還是立意宏觀、提升哲理，不論納入純文字學的形體論還是兼及語言學、詞源學，引發的都是對漢字越來越深入的探討，而結果都是使中國獨有的、6000多年不曾中斷的表意漢字面貌越來越清楚，發展規律越來越明晰，形音義結合的事實越來越凸顯。從這個意義上說，古人和今人的諸多研究成果，不少都是有創獲的。

我向商務印書館推薦鍾如雄的書，有三個原因：第一是他在自己觀點的支配下，對古今論及“轉注”的專門講述，雖有褒有貶，卻有重點地梳理得特別清楚；第二是他有自己的見解，不但沒有脫離“轉注”的定義，同時綜合了漢字構形的整體系統和歷時演變，把“轉注”問題歸為漢字構形法及其轉換。這個說法，雖然也吸收了前人不少的東西，但總體上成一家之說，極有新意；第三是從他流暢而有激情的語言和全書的章節中，看出他不是泛泛而談，而是有着因反覆思考表現出的自信。這三點，是我拜讀過的中青年學者文字學研究論著中難得的。我對材料豐富又能自圓其說的一家之言一向比較欽佩，每次讀這種書文，雖質疑頗多，在有些地方並不完全信服，但就對自己的啟發而言，卻感到“過癮”，不若學習那些面面俱到、人云亦云的長篇大論那樣令人昏昏欲睡，難以卒讀。有時候我想，語言文字學論著雖不似文學那樣強調彰顯個性，但嚴謹之餘，也一定要有自己的風格，是自己充分積累後從心裏流出來的纔好。

我對“轉注”問題沒有深入的研究，對這個概念的認識一直比

較簡單，不以爲它有多深的含義，所以本沒有資格推薦此書並作序，但如雄是我志同道合的學術摯友宋永培老師的學生，在他這本書出版的時候，永培已經過世，這篇序，既是我的學習心得，也算是我代替永培完成的一個心願吧！

序 二

唐作藩

鍾如雄教授的專著《轉注系統研究》終於即將問世了。我得知這一信息後感到很高興，並表示祝賀。記得十年前就讀到他的初稿了。那是他的博士論文。如雄同志本已在高校任教二十餘年，發表過數十篇論文，並出版了專著《說文解字論綱》《大唐詩律學》等，早已評聘為教授，但他仍然到四川大學宋永培教授名下攻讀博士學位。並選擇“六書”中的“轉注”這一難題來攻堅。

一千多年來，許多文字訓詁學家對“轉注”進行過研究與詮釋，可謂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以致現代一些大文字學家竟不敢問津，甚至宣佈為禁區。如雄同志知難而上，勇於探索，堅信“六書”是漢字的構形原理，即造字之法，“轉注”亦不應例外。排除各種權威的勸說，不畏艱難，深入鑽研，全面總結自晉代衛恒以來各家對“轉注”的解說及其得失；以《周易》的變易思想為指導，亦即王力先生所強調的“研究語言必須具有發展觀點”；又以墨子、荀子、孔穎達等的“舊形改變”為理論基礎，以揚雄的“轉語”理論中的“形轉”為方法論，充分利用歷代文字學家研究漢字形體結構的成果，細心研讀了《說文解字》《甲骨文字典》《戰國古文字字典》和《漢語大字典》，分析了現有的五萬餘漢字的形體結構，從共時上與歷時上進行全面深入的考察，歸納總結出漢字變化規律，即漢字的

構形法與舊形轉換的規律，從而揭示出漢字的轉換原理，進而建立了一種新的轉注系統與轉注學說。

應當承認，“轉注”與象形等其他五書一樣也是一種造字法，認為它與其他五書有着密切的聯繫亦無庸置疑。如雄同志在這部專著中提出這一新的轉注理論雖然還有待於進一步審定與檢驗，但他這種慎思明辨、推陳出新、深入鑽研、勇於探索的精神，是很值得肯定與推崇的。

如雄同志能取得如此重要的研究成果亦非一朝一夕之功。記得三十多年前即 1973 年如雄進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漢語專業本科學習時，他是班裏比較年輕的一個同學。當時正是史無前例的“文革”後期，全國正掀起“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時候，我們古代漢語教研室的教師，爲了應對這場運動，提出編寫一本爲工農兵搞大批判服務的《古漢語常用字字典》的任務。那時我們專業師生正下放在北京齒輪廠和北京內燃機廠。我和王力先生、林燾先生等被分配與七三級同學住在北京齒輪廠職工宿舍裏。真巧，我與如雄和馮春田兩位同學住在一個房間裏，朝夕相處。他們兩位都很用功，除了參加集體政治活動、編寫字典初稿，還在宿舍裏自學王力先生主編的《古代漢語》四大冊。這在當時還是一種秘密行動，如被發現是要受到干預、甚至會遭到批判的。但他們兩位求知欲很強，幾乎每天晚上堅持閱讀，還經常和我討論一些問題，我們師生心照不宣，從此我們之間建立了難以忘卻的深厚感情。1975 年我們還一起到商務印書館參加“字典”的第一次定稿工作。1976 年如雄畢業後則分配回四川成都，在西南民族學院即今西南民族大學任教。此後各忙各的，很少見面。雖然有時從他同班同學那裏瞭解到他一些信息，但我們也沒有直接聯繫。二十八年後即 2004 年秋，突然收到宋永培教授的一封來信，要求我爲他的學生評閱一篇博士論文。當我看到郵

寄來的論文封面上署名作者“鍾如雄”，我感到又吃驚又高興。想不到當年的毛頭小夥兒已成長為一位教授了，並在訓詁學方面還出版過專著和發表了數十篇論文，取得了可觀的成就。怎不令人興奮！2005年秋我和老伴參加中國鐵路旅行社組織的中老年旅行團，遊覽了九寨溝、都江堰之後到了成都，特地約見了如雄同志。雖然過了近三十年，但我們一下就認出來了。相聚的時間很短，我們有說不完的話。他提出要我為他這部專著寫序，由於我對訓詁學沒有研究，本不敢接受這一任務，但盛情難卻，我還是答應了，我主要想的就是借此以記敘我們師生之間過去的那段不平常的生活與情誼。

引 論

傳統六書中的“轉注”，從它誕生的那天起，就忠實地爲漢字集團的興盛服務着，直至今日，它依然生機勃勃。然而，由於人們對許慎闡釋的“建類一首，同意相受”長期以來不能領悟，因此，儘管經過幾十代人的睿智精思，仍舊未能揭示其奧秘，致使當今漢字學界，對轉注之學術問題，總是採取回避態度，甚至一提到“轉注”便煩惱、頭痛，總覺得再沒有深入討論下去的必要。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們開始潛心於《說文解字》的研讀，在研讀的過程中，有意將秦代小篆與卜辭吉金等古文字體加以比較分析，久而久之，許慎的“轉注”原理和方法漸漸地在腦海中形成了漢字“轉換”的意識，於是在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何九盈先生的指導下撰寫出了《說文解字論綱》。^①在該書中，我們提出了“六書轉換”原理，且初步論述了“轉注”構形的原理和方法。“轉注”原理的初步揭示，得到了何九盈、唐作藩、陸儉明、伍鐵平等當代著名語言學家的肯定。他們認爲“這個思路完全對頭”，並鼓勵我繼續研究下去，將“轉注”原理更加科學化、系統化、條理化，將長期圍繞漢字理論研究中的難題攻克下來。在我的轉注方法論尚未發表之前的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孫雍長先生已出版了《轉注論》，

① 鍾如雄：《說文解字論綱》，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 年初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4 年再版。